

蓬飛萬里

(一)

易恕孜

筆底煙雲五十年

少時算命先生說我必遠離故鄉，於今果然有家不能歸。却也未曾想到，活過了大半輩子，有如飛蓬一般，隨風飄落這個天涯海角的台灣，忽忽二十餘年矣，大部份的光陰都已消磨在辦公桌上，徒歎蹉跎歲月，頻添幾多白髮！

少時求學往事如煙

少時讀書完全是祖父的主張，那時期已經是民國八、九年間，因我們家族一千餘人，聚居一隅，世以農耕相傳，視讀書為其餘事，故文盲子弟實居大多數。祖父常說他們，平日有錢，祇樂於「燒酒、肥肉」，一旦家裏死了人了，連個讀祭文的人都沒有。祖父所以使我讀書，要為族間創辦一所小學，負起普及族人子弟教育的責任，也兼為族人作些文字上的服務，祇是我一直未能報答他老人家的這個心願。

我九歲以前，就讀家鄉的楚材小學，這所小學是我家附近馬姓族人設立的，僅是個初級小學，距離我家約兩三華里，每逢春雨泥濘，大哥左提飯籬，右擎雨傘，負我於背，朝間送往，暮復

迎歸。大哥長我十二歲，於今若還在世的話，已經年逾古稀，奈何天各一方，生死未卜，手足之情，夢寐縈懷！

我十一歲的時候，才到遠隔我家九十華里的昭潭高等小學就讀。這以前祖父曾為我延聘過塾師，點讀經史古文詩詞，憶及初讀論孟，都不會買書來讀，皆由祖父將家藏的舊本書，交給我抄寫下來，再行點讀，即是冬天冷得很的時候，硯池裏的墨水結了冰，手指凍得沒法伸屈，仍然不能偷懶。凡是經過抄寫一遍的書，讀起來就易記多了，有的都讀得「滾瓜爛熟」，至今未忘。我的母親也注意督促我溫習已經點讀過的書，她雖然祇是舊式社會裏的一個婦道家，識字不多，但很懂得兒輩求學的重要。那時候我家是個大農家，自祖父以下，四代同堂，閤家三十餘人，並不愁穿吃有什麼困難，可是我母親却勤儉成習，日常總是那般的辛苦操勞，她春冬的時候紡棉，夏秋兩季績麻，常常在熒熒的燈光下做到半夜，即使偶有餘暇，手裏仍然不停地做着縫新補破的針線，我們兄弟姊妹穿的衣服鞋襪，都是她紡

織的棉布和一針一線做出來的。我每晚都就着她紡績的燈光，坐在一旁讀書，那啾啾唔唔的讀書聲和紡機聲便混和在一起。我有時讀得太困了，母親就會輕輕地推動我，使我振作起來。

天與我時地與我所

昭潭高等小學在湘潭縣城對岸的昭山山麓，面臨湘江，佔地約十餘畝，一排排中西合璧式的校舍，頗為壯觀。校園裏有座半月形的池塘，圍繞池塘的岸邊種植很多鳳尾竹、芙蓉花，池塘裏夏天茁長一遍荷花，無數的游魚，在荷葉底下喋喋。連接池塘的一條清溪迴過校園，溪的兩岸長着古松和老柳樹，都有一個人圍抱那麼粗，不知到底有幾百尺高？松幹挺勁，直摩雲霄；柳條輕垂，低拂溪水，像老龍般飛天，像少女般移步，一層層，一絲絲的松針柳條，遮蔽了太陽，使光線透不到地面，縱然是大熱的夏天，却祇像是三秋九月天的氣候一樣。溪流轉向前方，注入湘江，滔滔流逝，不捨晝夜。我們住的宿舍，靠近聳起層層的山崗，重重的石崖，嶙峋凸凹，古怪多

奇，有的甚過人工堆砌的景物；有的像是蜂蟻造成的巢穴，野花異草，滋蔓在上，紅綠的陰影，密密層層的，令人怡心悅目。山崖的頂點，還有一線飛瀑，瀉落池塘裏，衝擊一圈圈的浪花，黃昏和清晨，看着瀑布，就如同懸着千千萬萬條絲網在飛舞；夜靜到更殘，聽着浪聲，就像是輕彈細挑的琴絃聲音。我們一羣莘莘學子，生活在這般靈勝的環境裏，正所謂「天與我時，地與我所」，無不覺得身體舒適，心曠神怡！

我在昭潭高小寄讀的兩年中，經常利用清晨和黃昏的課餘時間，席地校園裏，閱讀一些課外的讀物。昭山之巔有座古寺，寺裏的主持，眉髯俱白，具有一種清高脫俗的氣質，據說他沒有出家以前，曾是一方飽學之士，我經常在晨曦暮色



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魯滌平，魯氏為人忠厚清廉有為。

中，看見他下山上山，有時候偶然揮手打個照面，寒暄幾句，日子久了，就漸漸成了忘年之交。記得我離校回家之前，曾往他處告別，寫了一首詩送給他：

「君住昭山頭，我住昭山尾，朝暮昭山逢，蒼茫對煙水。」

這首詩算是我學做詩的第一首詩。

前往長沙投考中學

民國十三年秋初，我又到長沙去考中學，還有近鄉馬君松槐作伴。那時候長沙的中學沒有聯考制度，各校各招各的生，日期先後，相差無多，我們一口氣報考了三四個學校，一連幾天考下來，幾乎都要病倒了。

我祖父常說：「教子讀書，不如讀書教子。」但是他當年對於長沙中等學校的情形，却還隔膜得很。所以無論我是考的公立、私立，或是等級較差的學校，他都無從比較，祇要名落孫山而歸，就已高興不得了。我和馬君松槐一同考取了私立廣雅中學，初在長沙的荷花池，與有名的獄雲中學和弟兄般的兌澤中學相鄰，後來選建市郊的絲茅坤，校舍和設備，都很不錯，倒還不算頂「油炸」的。

我從讀高等小學起，直到大學，十餘年間，凡是開學放假，自我家到湘潭縣城，都由大哥肩着行李，陪同

一起，徒步九十華里。鄉間有的子弟上學，不是乘車，就是坐轎，一路之上，大哥總是唸着一首格言詩：「別人騎馬我騎驢，仔細思量我不如，回頭又見推車漢，比不上不足有餘。」替我打氣趕路。其實我們家因我上學而多用點交通費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？祇是長輩們一向節儉了，能省就得省些，何況爲了繳學雜費，每學期都要糶出家裏的幾十石稻穀，就已感到愧對父兄了，所以走路雖是勞苦一點，却能減輕一些精神上的負擔。

記起少時一日要走九十華里的路，體力有些不濟，通常總須趕個清早，甚至天還沒亮就得啓程，一直要走到日薄西山，繁星點點的時候，才到得了，鄉下人說這樣的趕路是「兩頭黑」。一天之間，中午吃的飯，也是自家裏帶的便當，祇須在公路邊的客棧借個地方，飲點開水，給幾枚銅板就夠了。到了湘潭縣城，就在靠近湘江岸的旅社小住一夜，第二天一清早，再搭航行湘江的輪船開往長沙。湘潭、長沙一帶的旅社，別有一種作風，就是供住供膳，凡南來北往的旅客，不分男女，都聚在一堂，同桌進餐，大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人情味。

湘江船上形形色色

從湘潭到長沙，也是九十華里，那時候一張輪船票，才兩三角錢，由於日本船和中國船競爭生意，日商爲了爭取乘客，却不顧血本，另贈每人包子兩個、毛巾一條，藉以打擊中國的商船。但有很多人我們一樣，不想檢外國人的便宜，

認定我們中國人應該搭乘中國的船。

航行湘江的輪船上，還有一種「估橘子」的職業賭徒，他們經常是從航行中途的小河口乘駁船上來的，隨身攜帶一種經過「加工」的橘子，從表皮看去，似可分得瓣數出來，但實際或多或少不一。他們混雜在乘客較多的船艙中，鼓起如簧之舌，煽惑一些乘客加入他們的「騙局」，動輒輸贏數十銀元，得手之後，便在航行中途的另一些小河口，下駁船溜之大吉，害得許多乘客大呼上當。有的鄉下人，初出茅廬不知是陷阱，盡其所有，與之一博，尋至囊空如洗，走投無路，悽絕之情，實在可憐！

我每次到了長沙，若遇學校開課的日期尚早，就臨時寄住我叔祖父在大西門開設的商行裏，那是一家專做皮蛋、鹹蛋加工，供應廣州、香港各地的生意。商行裏延聘的許多技工和經理，經常在晚上背着我叔祖父作「方城之戰」，初時我祇是爲了滿足好奇的心理，陪着他們熬夜，久而久之，却也引發了興趣，當他們三缺一的時候，竟能勉強湊上一脚。今此打麻將的風氣很普遍，花樣翻新，大有千變萬化之勢，雖然我從十餘歲起就樂於此道，於今却已落伍太遠，有時偶亦爲之，但從不主動「挑戰」，並且堅守一個原則：「人不熟不陪，時不閒不與，地不近不去，錢不便不來。」

初入長沙兩度虛驚

長沙是湖南的省會，民國成立以迄十八年，也就是我初入長沙讀書的這一年，已有譚延闓、

湯鄉銘、傅良佐、張敬堯、趙恆惕、唐生智、程潛、魯滌平、何鍵、作過湖南的都督、省長、主席。祇因初時國基未固，制度未立，局勢動盪不安，以是你爭我奪，變亂相尋，固亦有一本愛護桑梓之誠，不忍糜爛地方，自行謙退的。若如湯鄉銘在湘三年，殘殺民黨同志近萬人，一般都稱他爲湯屠夫。張敬堯在湘兩年餘，他們兄弟四人，到處縱兵殃民，搜刮錢糧，一時民窮財盡，怨聲載道，一般有以歌謠詆他兄弟敬堯、敬舜、敬禹、敬湯說：「堂堂乎張，堯舜禹湯，一二三四，虎豹豺狼。」

按民國十八年去職的魯滌平，係於前一年五月由國民政府任命主湘，頗著政聲，不料他由程潛手中接過來的主席，僅僅十個月，竟被當時武漢政治分會的主席李宗仁，指使桂軍葉琪、夏威兩師，襲擊長沙，逼他下台。那正是更深人靜之夜，一時槍炮齊作，聲震屋瓦，長沙市民都從夢寐中驚醒，倉皇恐懼，不知所以，祇有坐待大禍臨頭。我住在學校的宿舍，和許許多多的同學，都惶惶無計，乾脆躲在被窩裏蒙頭大睡。幸好這場兵亂，即發即平，皆由魯滌平一念之誠，不忍糜爛地方，未作強烈抵抗，隨率所部退入贛邊，停息這場內戰，所以對長沙的破壞不大，市民祇是受了一場虛驚而已。

魯滌平退走之後，省府旋即改組，由何鍵接掌省政。湖南人都稱讚魯滌平爲人忠厚，清廉有爲，據說他於交卸湖南省政給何鍵的時候，省庫尚存銀洋四百餘萬元，分毫未動。後來他又做過江西、浙江兩省的主席，和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

的副院長，至民國二十四年逝世南京的時候，家中僅餘銀洋六元。從這一點看來，像他這樣的清官，古今中外，雖說不是絕無，應是少有。

關於李宗仁之所以不擇手段，對付這樣一位廉潔有爲的封疆大吏，自是別有用心。其措置乖張，旋即引起各方對他的指責，湖南人在南京的同鄉會曾組織維護黨救湘會，向中央政府請願，懲辦李宗仁，李宗仁終於承認是他操持過急，一面自請處分，一面免去葉琪和夏威的師長，並將他們的軍隊移調廣西境內加以整訓。不久遂致導發桂系反叛中央政府的事件。

在何鍵接任湖南省主席第二年的七月，又會發生一場兵亂，正值我們學校放了暑假，準備回家的時候，共產黨得悉何鍵指揮的軍隊，都已調集湘贛邊區，担任剿匪的任務去了，長沙成了不設防的城市，被其乘虛攻入。傳言何鍵事先未能獲知共黨來犯的情報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已被圍困於其寓所，他曾決心要與長沙共存亡，幸有左右護衛，不忍他輕率犧牲，勉強夾持，逃出城外，西渡湘江亡命。旋獲益陽、漢壽等五個縣的團防隊伍支援，反撲長沙，始將共黨逐去。共黨這次陷落長沙，有一星期之久，憑其一貫的鬥爭清算技倆，鬧得滿城風雨，雞犬不寧，商店皆已被迫閉門，匪徒們通天徹夜集會遊行，喊着「殺、殺、殺、殺湖南人的頭；燒、燒、燒、燒湖南人的家！」到處殺人縱火，日夕數十驚。

主席何鍵毛首赴星

何鍵任湖南省主席，至民國二十六年調長內

政部，在職八年八個月，是所有都督、省長、主席中，治湖最久的一人，政績也最顯著，尤其是剷除共產黨，表現得最為堅決強烈。惟外間對他却不盡了解，甚至說他「據湘自重」！事實上他忠誠擁戴中央，奉行政令，向為 蔣公介石倚重。

共酋毛澤東於民國十四年擔任廣州「農民運動講習所」的所長，嗾使受訓的湖南籍學員三十餘人，以國民黨省黨部農運特派員名義還鄉，沿着鐵路線工作，初時僅僅成立二、三個鄉農民協會，其後趁着北伐軍進入湖南之際，才乘勢展開他們所謂的農運。至民國十五年十二月，在湖南召開的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和工人代表大會，即誇張有出席農民代表一百七十人，代表五十二個縣農民會員一百三十萬；出席工人代表一百七十五人，代表五十二處工會會員三十二萬餘。自此所謂的湖南農運，全在毛匪操縱之下，他於民國十六年四月曾向中共五次大會提出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」，渲染農民協會的權力說：「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，不法地主，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，城裏的貪官污吏，鄉村的惡劣習慣。這個攻擊的情形，簡直是急風暴雨，順之者存，違之者滅。其結果，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，打得個落花流水。地主的體面威風，掃地以盡。地主權力既倒，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，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『一切權利歸農會』。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，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。一切事情，農會的人不到場，便不能解決。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，真是『說得出，做得到

』。外界的人祇能說農會好，不能說農會壞。土豪劣紳、不法地主，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，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。總之，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『農民會』，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。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，現在却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，無論什麼人，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」。實際上民國十五年、六年間，共產黨在湖南搞農運，倒行逆施，荼毒民衆，為害之深，為禍之烈，無以至於其極。

還強迫他們辱罵自己，甚至被其格殺。更有一些自稱前進的婦女，當衆脫下褲子，在通衢大道遊行，口口聲聲要打破羞恥，推翻男人壓迫。所有加入他們勞動童子軍團的少年，都隨身帶把剪刀，遇見路人穿着長衫，便圍向前去給他剪掉半截，凡此滅視人命，破壞倫常，擾亂秩序，毀棄道德的行為舉動，擢髮難數。

正如何鍵對官兵發表的宣言所說：「指有飯吃、有衣穿的人為土豪，指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為劣紳，私擅逮捕，任意殘殺，勒款罰錢，敲骨打髓，小民因之破家傾產，服毒懸樑者，不知凡幾；又或勒燒祖宗主位，並毀其祠堂，搗毀寺廟佛像，並沒收其財產。不問農工如何緊急，強迫到會，逆者處罰，以會場為刑場，以殺人為兒戲，不報告姓名，不宣佈罪狀，迫令民衆舉手，不舉手者即為反革命。婦女運動，有不要親夫、翁姑的標語；學生運動，有仇父仇母的口號；店員壓迫店主，農不耕田，工不作事，商不營業，士不讀書，提倡獸化，毀棄人倫。天昏地黑，人人自危，古來大亂，未有如此。」我少時也曾目擊家鄉鬧農民協會的情形，於今記憶猶新，我大哥亦曾被其誘騙加入他們的糾察隊，領着一般烏合之衆，擁到我家，殺雞宰豬，名為「吃排飯」，我家後山種植的一片樹林，都被砍伐一空，給他們揀走製作糾察棍。鄉間稍為衣食溫飽的人家，和平日受人敬仰的長輩，都被捆綁起來，戴着紙糊的高帽子，上面寫着土豪劣紳某某，押着遊行示衆

。迄民國十六年五月，共產黨自認在湖南發展得勢，陰謀發動一次大暴動，實行一次大屠殺，企圖一舉攻佔長沙，乘勢顛覆政府。詎為駐防長沙的許克祥團先發制人，於二十一日晚十一時許，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揮軍襲擊共產黨在長沙把持的省總工會、省農會以及他們盤踞的機關、學校，共二十多處，並捕殺其首要份子百餘人。旋各縣政府機關、軍隊及民衆，一聞長沙事變，亦羣起而摧毀共產黨的機關及黨徒。我湘潭各地的農民協會，隨亦全被瓦解，所謂縣工會委員長楊昭植，農運幹部柳季剛，和另一女性共產黨員，都被民衆活活的打死，暴屍示衆。許克祥發動的這次剿共行動，世稱「馬日事變」，使共產黨在湖南的勢力，一夕之間，煙消雲散。同時影響鄂贛兩省，興起反共怒潮，使武漢政權陷於狼狽困頓之境。惟當日的許克祥，以一團的兵力，分散於岳陽、湘陰間，防守長沙，僅有一營，竟能剷除號稱有糾察隊、自衛軍三千餘衆的共產黨，實際上係得自何鍵的支持。何鍵當時係三五軍軍長，為唐生智部實力最強的一軍，他的反共態度極其堅銳明顯，曾經堅決主張「剷除屠殺良民的暴徒；剷除蔑棄人倫、發展獸化的暴徒；

剷除欺騙農工的暴徒；剷除擾亂後方的暴徒。」其後他出任湖南省主席，對於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徒，絕不寬容姑息，採取趕盡殺絕的手段，並將毛澤東的祖墳都給挖了，將彭德懷的家也抄了，迫得毛、彭以在家鄉搞共產黨起家，而無法在家鄉立足，祇得落草江西井崗山。

曾欲遠征臨行又止

自毛酋及其黨羽逃竄江西之後，湖南省政在何鍵主持之下，社會安定，交通便利，衣食豐足，直到民國二十六年，正是謳歌載道，弦誦盈野。長沙尤為湖南首善之區，我們感於當日讀書的環境，無復再優於是，僅就日常生活來言，如一般學校的伙食，每月祇需兩塊銀洋，每餐都有四菜一湯，並且是魚肉兼得，若逢星期假日，邀得二、三同學，進次餐館，無論是曲園、玉樓東那些有名的地方，花費一元幾角，就足大快朵頤。餘如福源巷的牛肉麵、火官殿的神仙餛飩、紅燒豬脚、龜羊湯，而物美價廉，更是不在話下。於今偶一遇及當年曾經到長沙遊歷過的外省籍朋友，他們都會津津樂道湖南館大盆大碗的豐筵盛席，令人有始料所不及的感覺，尤其是初到長沙進餐館的人，無不以點菜不懂行情，吃不了而又無法兜着走而大呼「上當」！

湖南的學生，實施軍事訓練，於民國二十四年便已開始集訓高中學生，後又開辦大專學生集訓，分別在長沙四十九標、五十標兩地的舊營房，利用暑期舉行。大專學生集訓完畢，由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頒給候補軍官佐的證書，我先

後兩次參加過第一屆高中學生集訓和第一屆大專學生集訓。學生集訓總隊由何鍵主席兼總隊長，實際上係由副總隊長主持。第一屆高中學生集訓的副總隊長是鄉前輩何浩若先生，他是有名的經濟學家，抗戰期間在重慶和早些時候在台北，都會晉謁多次，其為人謙厚熱誠，對學生後進，多有照顧指引，我們所有參加第一屆高中學生集訓的同學，相聚雖僅數月，但都對他有深厚的感情，以至由衷的敬仰，概稱他為何老師。第一屆大專學生集訓時副總隊長是施則凡將軍，為報父仇刺殺孫傳芳聞名的施劍翹，和他是同胞姊弟，那個時候，她也在長沙從事婦女運動的工作。長沙別後，就未曾再見過他們。

在大專學生集訓期間，訓練總監部曾指令華中的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四省集訓學生，齊集廬山恭聆蔣委員長訓話，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，都非常興奮，紛紛作遠行的準備。據說此行原定計劃，是從長沙乘火車到漢口，轉搭輪船至九江登岸，徒步上廬山。我曾寫信回家，將這次的行程稟報雙親，隨後我父親就趕來長沙，還帶了一包自家作的醃菜和灶心土，說是顧慮我遠遊異鄉，不服水土，用以泡水飲服，有調和之功效。大家經過一陣忙碌的準備，公私均已就緒，不料臨時因故停止啓程，接着就發生了「七七」事變。

初聞警報驚慌失措

日軍在蘆溝橋挑釁，引發中日戰爭，我全國同胞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，一致起來抗戰，日本

妄圖速戰速決，又於八月十三日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，挾陸海空之聯合戰力，猛烈南犯，我軍浴血抵抗，屢挫敵鋒。一時由前方運回的傷殘官兵，和後方輸送前線的物資，都匯集長沙，頓使這個城市成了後方的重鎮。我三湘子弟，素具愛國情操，目睹國難來臨，強敵壓境，紛紛響起從軍救國的呼號，有自動加入軍隊行列的；有投考軍事學校的；有組團隊趕赴前線服務的。政府曾為顧全青年們的學業，減少無謂的犧牲，對自動赴前線工作的，加以勸阻，以致連日都有無數青年男女，在小吳門的鐵路上臥軌，阻止火車開行，表示他們堅強的愛國意志和不怕犧牲的決心，那種壯烈的舉動，着實動人心魄。

日本空軍配合他們陸海軍的進展，大舉轟炸我後方。二十六年九月間，長沙遭受第一次空襲，日機飛臨市區投彈，落彈的地點，正是落星田，相傳昔時曾有殞石墜落於此。抗戰初期，我防空情報網尚未充分完備，那次日機來襲，倉皇投彈逸去之後，始發放空襲警報，這個時候，我們正在學校的餐廳進午餐，同學們驚聞警報，個個手忙腳亂，丟了碗筷就往外跑，一時人潮擁擠，戶限為穿，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也就慌裏慌張的跟着他們跑，我的身體在年輕時較為瘦弱，這時候被夾在人潮裏，兩隻脚都未曾落地，却已逃出校門之外，等待探聽清楚時，日機早已投彈逸去了。稍後曾和同學們前往落彈的地點憑弔，祇見那斷垣殘壁中，遺有兩大彈孔，廣約數許，深及丈餘，一在落星田街心，一中落星田旅社。相傳是日落彈之際，正有羅某人的公子在旅社

中舉行婚禮，所有賓主都被炸得血肉橫飛，新娘也只留下幾絲青髮和血粘在粉牆上。有謂羅某人曾任我湘潭清鄉司令，清剿綠林搶匪，曾大肆殺戮，大家都稱他為羅屠夫，這次被炸的橫禍，或許是他殺錯了人的冤枉報應。其實日本對於侵華之戰，殘害我國同胞，又何止羅某人一家的遭遇如此淒慘！

長沙大火夜奔湘潭

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，張治中繼何鍵主湖南，以訓練行政幹部，健全地方政治；組訓各縣民衆，充實戰備力量，號稱兩大方案，曾使我們湖南人對他滿懷希望，家君左先生且曾以「爲中國建設湖南，以湖南復興中國；欲生存惟有抗戰，必抗戰始能生存。」一聯，期許他大展所爲。豈料他爲政不到一年，公然點起一把火，將湖南省會的長沙市燒得一乾二淨，連帶無數條人命，含恨九泉。

二十七年春，湖南全省高中以上的學校，一致響應張治中的號召，實行停課，將所有的學生派往各縣市担任組訓民衆。省級設立民衆訓練指導處，各大專學生爲區訓練員，高中學生爲鄉鎮訓練員，兩三人組成一個隊部，在各地積極展開工作。我被派在長沙市第一區，正是府正街、八角亭、中山路一帶首善之地，區隊部設在玉泉街的廟裏，同我一起工作的，還有楚怡高工的三位男同學和含光女中的兩位女同學，編組五個中隊，每晨在教育會坪集訓兩小時，操習基本制式教練以迄班戰鬥教練，兩個月爲一期，前後二期，

共計受訓民衆千餘人，他們都是來自各家各店的青年男女，穿着自費縫製的藍布制服，整齊的行列，有如正式部隊一般。這是在讀書期間，臨時驟學參與社會工作的一段生活，感到很有興趣，也很有意義。

民衆組訓的工作結束以後，我曾一度進入設在明德中學的湖南行政幹部學校受訓，這裏的學員將被分發各縣市担任指導員及鄉鎮長，大家的年齡，最高沒有超過二十五歲的，倘使當時張治中的這一方案能够完全貫徹，相信必能將湖南的地方政治，帶入一個朝氣蓬勃的新境界。在這次受訓期間，使我印象最爲深刻，自認收穫最大的，就是得有機會初次瞻仰蔣委員長的威儀，并恭聆訓話。蔣公這次蒞臨長沙，我們事先都不知道，臨時奉召集合妙高峯中學廣場，還有湖南各級軍政幹部和各個訓練班隊的學員生，共有數千人，我站立的行列距離雖然較遠，但我全神貫注，對蔣公的豐采和其鏗鏘有力的聲音，都看得很清楚，聽得很清楚。在這以前，汪精衛也曾到湖南行政幹部學校講話，他似乎是一個長於辭令的人，未始料及不旋踵間，竟然背叛了黨國，搖身一變，作起大漢奸，向日本奴顏屈膝去了。

湖南地方行政幹部學校結訓以後，因爲等待分發工作，臨時搬入我三哥在湘春街開設的茶葉莊暫住，十一月十三日，忽傳日軍已迫近長沙，人心惶惶，奔走相告，更難免有潛伏的漢奸乘機造謠，擾亂秩序，頓使一向平安的長沙，呈現無比的緊張氣氛。直至是日下午黃昏時刻，茶葉莊的員工都已紛紛疏散，我們兄弟倆也未及收拾，

祇攜帶簡單的衣物，打算趕回湘潭老家暫避，匆匆沿着長衡公路南下，剛剛走過二十多華里的路程，大約是晚上八、九點鐘左右，回頭一望，祇見一片火光紅透了半邊天，爆炸聲響，震澈雲霄，我們還真以爲是日軍攻入長沙市了，直到午夜，才聽到後面趕來的逃難人潮說，長沙是張治中下令放火燒的。其實當日敵軍，於攻陷武漢後，還在入侵岳陽，尚遠在三百餘里外，張治中竟是那般的胆破心寒，風聲鶴唳自亂陣腳，於倉皇失措之下，派出許多軍警，一面敲鑼警告市民疏散，一面向各處房屋潑灌汽油放火，一夜之間，將長沙燒成一片焦土。這個消息，不僅對我們是個嚴重的打擊，也造成長沙市千千萬萬的人無可彌補的損失。三哥和我，在傷心感喟之餘，到第二天的下午，才走完百八十里的路程，回到家裏。

長沙市被張治中一炬燒燬之後，引起中央方面的重視和湖南人的反感，他竟然謾過於長沙警備司令鄧錕，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，省保安團長徐崑，交由軍法審判，處以死刑，了結這場縱火案，藉息民怨。湘人曾以張治中三字冠爲對聯說：「治術無常，兩大方案一把火；中心何忍，三顆頭顱萬古冤。」橫額作「張皇失措」。可謂工切之至。像他這種臨事慌張，爭功諉過之輩，其於三十八年春率團飛往北平，與匪談判，眼看大勢將去，自然就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回」了。長沙市在這次大火燒燬之後不久，張治中即行去職離湘，改由薛岳繼任，薛於二十八年秋、三十年冬、三十一年春，指揮國軍分別擊潰來犯的日軍，造成抗戰史上三次長沙大捷。